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5.01.007

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的疏离叙事

王羽青,林芷馨

(闽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以碎片式书写策略拼贴出二战后完整的法国史并多维度呈现了普通个体日常片段与生活困境,展现了阶层跨越者复杂的心路历程,检视了当代人无法逃避的自我疏离、家庭疏离与时代疏离。疏离叙事视角不仅可以延拓《悠悠岁月》的阐释空间并发掘其审美价值,而且能揭示埃尔诺作品幽微的社会观照与厚重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疏离叙事;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1-0052-07

2022年10月,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 1940—)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是:“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纵观埃尔诺的创作,《空衣橱》(*Les Armoires Vides*, 1974)、《位置》(*La Place*, 1983)、《一个女人》(*Une Femme*, 1987)和《耻辱》(*La honte*, 1997)等作品都从不同视角聚焦了下层个体的生存状态,鞭笞了法国社会对弱势群体和普通女性权利的漠视。其扛鼎之作《悠悠岁月》(*Les Années*, 2008)更是以个体经验指涉集体感受,“描述长时段的个人外部经验,堪称‘集体自传’”^①。这部作品的译者吴岳添指出,《悠悠岁月》“不仅呈现了回忆的‘个体性’,更多的是回忆的‘集体性’”。小说写的是埃尔诺的经历,但更多的是写了法国女性的命运,她的回忆是法国人、特别是法国女性的集体回忆”^②。国内外多位学者关注到《悠悠岁月》的独特价值,已从“疾病和老年体验”^③“集体性”^④“自我书写”^⑤“社会指涉”^⑥等维度对作品展开深入研究。杨金才指出,“只有通过多角度研究才能把握其(文学作品)思想内涵与主题意蕴”^⑦。现有研究对理解埃尔诺及其作品大有裨益,但对这部作品中贯穿的疏离与隔阂缺乏深入探讨和系统研究。在现代社会,疏离现象层出不穷,对个人、家庭以及社会都会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如何摆脱自我认同危机,跨越人际联结困境,是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社会衍变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本文以《悠悠岁月》采用的碎片化叙事手法为切入点,通过细读作品的具体内容,从自我疏离、家庭疏离和时代疏离维度研究其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疏离感,分析疏离现象产生的原因与表现,反映特定历史时期内社会结构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诉求,“从人类文化文明传承与创新发展的使命担当的哲学高度”审视作品^⑧,以此唤起社会对疏离现象的关注,凸显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拓展文学阐释空间,促进文学研究与社会关切的深度融合。

收稿日期:2024-09-20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FJ2021B095)

作者简介:王羽青(1979—),男,河南周口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①刘晖:《安妮·埃尔诺的“社会学”写作》,《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2期。

②袁娜,吴岳添:《个体书写与集体记忆——关于安妮·埃尔诺及〈悠悠岁月〉的对话》,《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年第6期。

③Jordan, S. “Writing Age: Annie Ernaux’s *Les années*”, *Forum for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2011, 47(2): 138-149.

④陆一琛:《论安妮·埃尔诺自传〈悠悠岁月〉的集体性维度》,《外国文学》2015年第5期。

⑤车琳:《埃尔诺的自我书写》,《外国文学》2023年第5期。

⑥杨令飞:《安妮·埃尔诺作品的社会学意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⑦杨金才:《论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外语导刊》2024年第1期。

⑧杨康恩,李伟昉:《重访“大象的墓地”:莎士比亚来源研究的历史、困境、转向与方法论意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一、认同危机与自我疏离

自我疏离主要指个体偏离或丧失对自我本真的客观认知,部分或完全放弃自我主体性并接受了随波逐流的生活方式,致使个体时常出现孤立无助的心理状态,丧失对生活、工作的目标感,缺乏对生命意义的真切感悟。埃尔诺出身于社会底层,她坦诚“我也在苦难中成长”,她的爸妈虽然有一家小店,“很明显的是,他们属于小中产阶级,不过他们完全是在半无产阶级、半农民这边的”^①,直至后来她才“通过上学从被统治者的世界过渡到统治者的世界”^②。经历阶层跨越的埃尔诺踏入了新的圈子,但依然存留着旧阶层的观念,这种无法完全融入任何阶层的感受让她对自我身份产生了怀疑。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生活物资匮乏时,“大众关注物质上的贫困远比关注个人情感上的失落更迫切”^③。因生存状态不同,生活艰辛的无产阶级与生活富足的资产阶级间横亘着巨大的消费观、人生观、交友观的差异。这种情况下,个体在徘徊于两个阶级或两个阶层之间时就会不自觉地产生自我认知混乱及疏离感。青年时期的埃尔诺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大学,遇到许多家境优渥的大学同学,她无法融入他们的生活,也无法理解纸醉金迷的舞会,她写道:“和她们交往过于频繁,陪她们参加家庭舞会,她觉得有损于自己的名誉。”^④埃尔诺的无产阶级价值观与其他同学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几乎格格不入,她处于近乎完全孤立的状态。然而,“人需要与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联系,以免孤独。感到完全孤独与孤立会导致精神崩溃……一个在物质意义上与世隔绝多年的个人可能在观念、价值或至少在社会模式上与外界相连,这些东西给他一种共同感和‘归属’感”^⑤。虽然埃尔诺秉承的观念使她进入自我隔绝的状态,但个体需要与社会其他成员建立某种联系。此时的埃尔诺在坚守原来立场与融入现临社会的思想斗争中,观念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动摇,自我疏离感也逐渐开始蔓延。“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调整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以适应我们的观众。”^⑥因调整方向与自我认知会存在偏差,尤其当两者间存在较大差异时,调整过程也会衍生出或强或弱的自我疏离感。埃尔诺身处新的学校环境下,需要与其他阶层的同学共同参加社交活动,她尝试与这个新群体产生联结,但“她感到自己和她不是一类人,而是更强大和更孤独”^⑦。因埃尔诺被强烈的自我疏离感包围,她无法感知内心深处的主体性,也对社交活动兴趣索然。需要注意的是,埃尔诺在作品中以碎片式的写作方式呈现出“她”的感受,用后现代主义敞开式的表现手法模糊作家创作“意图”,为读者提供了更大的阐释空间。在后现代主义小说里,“文本的写作仅仅是一种语言游戏。任何文本都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它依存于别的文本(与它们的区别和联系),特别依赖于读者的解读,是读者的解读使这种符号组合获得了某种意义”^⑧。埃尔诺运用碎片化叙事方式书写了她进入新阶层后内心的微妙变化,让读者自行连缀叙述碎片并感受她那份看似无足轻重但沉重无比的自我疏离感。

阶层跨越者实现目标后通常会遇到类似“文化震荡”一样的不适应感,他们亟待化解社会地位上升和物质条件丰富之后的角色转变问题和心理适应问题,这也是埃尔诺在融入新阶层后所面对的最迫切挑战。埃尔诺曾回忆说,上大学后“我处在我出身的家庭和学校之间,感觉非常撕裂”^⑨。埃尔诺在实现阶层跨越后,需要在全新的社会阶层面面对完全不熟悉的多重角色,她既想融入新生活,又感觉这种融入是对“原生阶层”的背叛。埃尔诺无法回避现实处境,只能接受现实并让自己尽快融入新阶层,这个过程中她内心的应然自我与实然自我之间产生严重的对立,不适应感引发了强烈的自我怀疑。“她感到

①安妮·埃尔诺:《写作是一把刀:与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对话》,栾颖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2页。

②安妮·埃尔诺:《写作是一把刀:与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对话》,栾颖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4页。

③傅书华:《另册中个体生命的疏离与残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④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

⑤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2页。

⑥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

⑦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

⑧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⑨安妮·埃尔诺:《写作是一把刀:与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对话》,栾颖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3页。

偏离了她从前的目标,除了在物质享受方面的进展之外什么都不是了。”^①此时的埃尔诺经过数年的辛努力,成功变为她原来无法触及的资产阶级中的一员,但由此导致的自我疏离感却愈发强烈。伊瑟尔曾言:“文学文本并不与偶然发生的现实产生关联,而是与各种系统联系起来,通过这些系统,现实中的各种偶然事件和复杂情况被整理归纳为有意义的结构。”^②埃尔诺将自己的生活经历编织成一个意义网络,让读者得以通过阅读进行意义构建。这个网络显示,埃尔诺原有的目标建立在她对旧有价值观的认同之上,她以前的社会圈子相对固定,不会让她产生不稳定或者自我怀疑,但时空的变幻让她生发出异样且无法言说的不适应感。“由于人失去他在封闭社会里的固定位置,所以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所在。其结果便是他对自己及生活的目标产生怀疑。”^③如作品所示,埃尔诺以零散化、碎片化、去中心化的叙事方式呈现了她跨越阶层后的生活状态。埃尔诺在新的人生阶段既是妻子又是母亲,还要兼顾自己的工作 and 爱好,不得不肩负起多重社会角色。因众多角色往往会“导致职业女性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家庭平衡困境”^④。多重角色让埃尔诺身心俱疲,加之她先前的不稳定感和自我怀疑未能得到适当调节,她的自我与本我相脱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导致她进入无法摆脱的自我疏离状态,碎片化的、不突出感情色彩的文字将文本微妙复杂的疏离状态更为透彻地展现出来。

富足的物质可以让人过上相对惬意的生活,但对物质的过度迷恋也会削弱主体的自我意志,并不断加剧自我疏离感。埃尔诺感受到,她的自我停留在过去的某个时刻,那是她艰苦但充实、饱含幸福感的学生时期。跨越阶层后的埃尔诺虽然生活安定,所用之物充裕,但她所处的却是一个异化的社会,“我们对生命的感受日益呈现机械化趋势,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生产物品,并在崇拜物品的过程中,我们把自己也转化成了商品”^⑤。因精神世界的空虚感无法被填补,埃尔诺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中日渐迷失了自我,她情性滋生、自我意志被削弱,她无法平衡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失去了自我实现的动力。这种心理状态使得埃尔诺与本我发生了冲突,导致她的自我疏离感愈加强烈,因此“她开始在夫妇和家庭之外进行思考”^⑥。埃尔诺面对现实,接受现实与奋起抗争的想法此消彼长,外界的强大干扰让她对自我的感觉越来越不真实,自我疏离感不断涌上心头。有学者认为,在消费主义观念盛行的社会中,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地弱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注重在精神世界中实现个性、安全、归属和爱情、自尊的诉求和体验,在平衡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中追求自我实现”^⑦。埃尔诺虚无的自我意识、触摸不到未来的颓废无力感以及自我理想的无目标感,使她一步步成为物质社会的牺牲品。哈罗德·布鲁姆曾说“成功的文学作品是产生焦虑而不是舒缓焦虑”^⑧。对埃尔诺而言,伴随着社会阶层的跨越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痛彻骨髓的自我疏离感让她无法言表而又无可奈何。对读者来说,从字里行间跃然而出的疏离感刺激着他们不断追问、反思自身的生存状况。埃尔诺通过消解传统叙事并运用碎片、拼贴等方法,对语言本身进行实验,创造出文本开放、不确定的意义,不仅引发了读者参与意义的生成,也加深了读者对作品中的自我疏离意蕴的感知。

二、阶层差异与家庭疏离

家庭乃社会架构之基础组成单元,其内部成员自当构筑起深邃的情感纽带。而家庭疏离则指家庭或家庭成员间在某些情况下相互疏远或情感联结断裂。《悠悠岁月》中埃尔诺与家庭的疏离,是她在跨越社会阶层后备受折磨且难以释怀的心结,“安妮的社会上升轨迹既是反映一个外省女孩凭借出色的

①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

②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谷婷婷、潘玉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③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44页。

④刘汶蓉:《家庭现代化道路上的女性发展困境与政策出路》,《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1期。

⑤Fromm, E. *The Heart of Man: Its Genius for Good and Evi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p. 63.

⑥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⑦王丹,路日亮:《消费社会物质丰盛与精神匮乏的悖论——在异化消费中诉求消费理性》,《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⑧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学业成功进入统治阶级的过程,同样也是她愈发远离其家庭和出身阶级的过程”^①。此征象恰是对社会疏离这一宏观趋向的微观折射,更是社会架构深层次变迁与个体心理微妙变动交织作用之下的具体展现,凸显出社会关系的多维特性与动态性质。家庭疏离的缘由千差万别,但阶级分裂也是诱发家庭疏离的主要肇因。埃尔诺考上大学、考取教师资格证,进而成为一名教师,“但出于原有阶级的耻感和职业擢升途中的坎坷经历,让即便有了高校教师的身份与知名作家标签的埃尔诺心理上依旧保留着‘阶层叛逃者’挥之不去的阴翳”^②。埃尔诺实现了社会阶层的跨越,但她的内心依然处于彷徨甚至煎熬之中,各种困扰未能让她坦然接受她努力获取的一切。这种心神不宁的感觉,可以从阶层的特性找到答案。“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占有关系是阶级划分的核心依据……社会分工关系、收入差别、生活方式、文化水平、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等,也是阶级划分的标准……社会是由阶级组成的,阶级关系因而是其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阶层则是在阶级划分基础上一种更为具体的层次。”^③上述观点表明,阶层同阶级一样,都是多重因素“合力”形成的特定群体,取决于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就埃尔诺而言,虽然她已经脱离原来阶层并在形式上实现了阶层跨越,但未真正融入她挤进的阶层,她的内心世界只能横亘在两个阶层之间。由此观之,埃尔诺此时的世界处在原有阶层边缘,并未真正踏进她通过受教育而到达的新阶层之中。埃尔诺成为家庭的骄傲,但是一条深深的鸿沟也横在了她与家人之间,“家庭的环境犹如一个不再属于我们的封闭的世界”^④。家庭聚会的饭桌上,众人的高谈阔论对她而言没有营养且乏味,让她感觉在浪费宝贵的阅读时间。基于这种心态,她把他们的举动成倍放大,认为他们禁锢于自己的思想信仰中,她只能百无聊赖地漂浮于觥筹交错的景象之上,而“不再对他们谈起我们”^⑤。埃尔诺深感自己的精神世界不必向他们展开,固执腐朽的思想难以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她选择独自与新的阶层慢慢接触,由此与家庭渐行渐远,埋下家庭疏离的种子。她坚定自己作为阶层跨越者的写作立场,利用平实的语言文字而不是象征资产阶级的华丽辞藻,呈现阶层跨越者群体特有的家庭疏离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主宰着作品的生命”^⑥,埃尔诺巧妙地将家庭疏离感融于碎片化表达,以碎片拼接手法呈现个人身份转变前后的心理纠葛,不仅能让读者萌生出共同感受,也能让作品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文化程度的差别、知识结构的差异及价值观的不同往往也是导致家庭疏离的深层原因。埃尔诺在成为教师前就已开始展现出一种超越父母认知的姿态,这是一种无法自制的精神上的优越感。“我们固执地拒绝说明他们无法理解的音乐风格,他们……对派特斯和比尔海利的存在一无所知。”^⑦埃尔诺所在的时代物质资源匮乏,她的双亲踟躅于社会的底层,日常所及皆为缺乏审美情趣的生活琐碎与劳作艰辛,深陷于上层社会视为粗鄙文化的泥潭中并无力自拔。埃尔诺自此已然意识到自己与父母的精神世界迥然不同,她试图逃离个人的历史与地理空间,仅接纳学校和文学赋予的文化遗产,并意识到文化已经改变了自己。她与家人的疏离,恰是从这一核心原点悄然萌生,透过看似平淡的文字传递出一种足以让人扼腕叹息却难以言表的疏离。这种疏离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更是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反映。家庭作为最初的社会化场所,其文化资本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个体的社会流动能力,毕竟,“家庭的社会化模式是浸染在家庭的社会地位、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数量与结构之中的”^⑧。埃尔诺不懈的努力与持续自我提升打开了通往更高社会阶层的大门,然而这个过程却伴随着与原生家庭在文化层面的深刻断裂。她对于文学与艺术的热爱,与父母对于日常生活的务实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在家庭互动中不断被放大,最终导致彼此之间的疏离。随着埃尔诺文化素养的提升,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乃至交际圈都发生变化,因而她与家人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共同经历的记忆也逐渐模糊。

①彭莹莹,王静:《游走于个人与社会之间——解读安妮·埃尔诺自传的社会性》,《法国研究》2014年第4期。

②陈矿:《安妮·埃尔诺:记忆如刀》,《读书》2023年第9期。

③何东亚,张雯琪:《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当代解读与运用》,《学习论坛》2018年第4期。

④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⑤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⑥王羽青:《诱惑之饵与迷惑之阱:〈疯狂的亚洲富豪〉的叙事策略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⑦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⑧周霖,孙晓雪:《谁更易于获得核心素养——家庭文化资本对核心素养获得的影响》,《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7期。

当个体游弋于两个相互区隔的世界(社会阶层),身陷阶层缝隙中的双重身份往往催生出深刻的家庭疏离感。这份疏离感源自灵魂深处对两个世界——从物质到精神的不同期盼与追求,是从生活范式到文化品位的巨大差异。个体在仰视那个看起来“更为文明、更为卓越”的世界时,内心往往会泛起难以名状的羞赧与卑微。当埃尔诺跨入新的阶层并实现社会迁徙时,却因无法改变原有的社会与阶级关系而感到手足无措,对于这种疏离的不适,她做了令人哀伤的描绘:“父母在诺曼底小城里的照片转眼间出现在她的脑海里……远离她身处的现代的、有教养的、向着很难说是什么地方前进的世界”^①。埃尔诺的父母生活于贫困的社会底层,与埃尔诺当下所处的上层世界,仿佛是两个永恒平行、没有任何交织的时空。“此时的她既无法对新的阶层产生归属感,又已‘背叛’其出身阶层,成为游移于两个世界的边缘人。”^②她既对那个缥缈虚无的上层阶级怀有难以名状的自卑,又深受底层烙印所带来的根深蒂固的耻辱感的困扰,这种交织的情感使她陷入了双重身份的心理煎熬与精神内耗的漩涡之中。埃尔诺以精准的表达袒露出她的多重感受,让读者深切感受到身处阶层夹缝中的个体心理上与家庭的割裂和格格不入,以及那份纠结的痛苦与迷茫。埃尔诺将自己置身于局外人的立场,以冷静的旁观者视角和平静得近乎麻木、冷峻如冰的口吻,将生活中的每处细节如抽丝剥茧般生生剥开,平摊在读者面前。“它以客观的表现形式向读者展现活生生的记忆画面,将高雅与低俗并置,使叙述话语和叙事风格呈现出发散性的特质,展现了审美意义深度磨平之后的平面感。”^③她事无巨细地刻画了自己与家庭相处的画面,父亲母亲的言语行为、家庭聚会上的一幕幕,无一不暗中汇成一股绳,将一系列家庭疏离现象逐步串联起来,这些碎片化的描述将旧照片内容孤立呈现,让读者能够更好地在埃尔诺超然的叙述中细细品味她对家庭疏离的复杂情愫。

三、岁月变迁与时代疏离

时代疏离是后现代社会的疏离维度之一,源于个人心理与时代环境的不协调,致使个人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认同变得日趋抽象和难以把握,让个体陷入多重冲突及焦虑之中。“科学的高速发展,转型时期对人们心理的压力,社会的巨大变动,物质的不断丰富,竞争的进一步加剧,都市信息化的加速,人与自然的严重脱节等,都对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疏离感的产生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环境。”^④在工业化和社会化的浸润下,时代发生了变化与转型,打破了埃尔诺与社会环境之间原有的和谐感,导致她与所处时代之间产生一种无法言明但挥之不去的疏离感。就小说形式而言,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刻意利用拼贴、去中心化的后现代手法,以看似毫无情感的文字批判时代弊病:疏离问题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极其尖锐地存在于人和人之间。埃尔诺曾说:“我觉得写作之于我的意义,是深入社会现实、女性现实和历史现实,是通过我的个人经历深入到我们的集体经历。”^⑤当其他作家致力于展现外部世界的巨变时,埃尔诺敏锐地将触角延伸至人的精神世界,洞察了社会巨变对个体情感与心理产生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人际关系的变化。埃尔诺最大程度摒弃个人评判、以冷峻语调影射现实的写作风格,也是帮助读者理解后现代社会中时代疏离本质的重要途径。

新旧时代在生活习惯、认知方式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个体产生被时代抛弃的时代疏离感。埃尔诺生长于旧时代,深受旧时代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影响,习惯了旧时代的氛围与节奏。社会的变革将像埃尔诺这样的旧时代个体带入了新时代,他们不得不经历一个艰难的观念转换过程。他们仿佛属于两个世界,但同时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这种被时代边缘化的感觉让他们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无法理解。“在节日里吃午饭的时候,对过去的参照越来越少了……从前的时代离开了家庭的餐桌。”^⑥家庭聚餐这

①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

②彭莹莹,王静:《游走于个人与社会之间——解读安妮·埃尔诺自传的社会性》,《法国研究》2014年第4期。

③杨令飞,鲁少博:《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后现代叙事策略探幽》,《当代外国文学》2022年第1期。

④杨东,吴晓蓉:《疏离感研究的进展及理论构建》,《心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1期。

⑤黄荭,安妮·埃尔诺:《“我写作不求‘再现现实’,而要追寻现实”》,《外国文学研究》2024年第1期。

⑥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

一线索几乎贯穿了全文,从这个记忆点的不断演变可以引申出许多关于时代烙印的思考。家庭餐桌上所闲谈的内容不断变化着,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更迭与变迁。对埃尔诺而言,记忆空间里的恒定文本无疑是时代文化的多维度展现。文学是“文化记忆语境的生成媒介之一”^①,必然无法脱离作者所处的时代及文化背景,《悠悠岁月》当然也不例外,其中夹杂着战争落幕后的日常写真,承载着战时苦难的沉重记忆,也洋溢着劫后余生的轻快欢愉。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连同战时的困顿与酸楚,以及那些夹杂着饥饿与英雄壮举的战后岁月,一并成为她心中的过往。20世纪中期,人们开始讨论飞碟和人造卫星。音乐、电影等艺术作品也在不断变更着,他们有着自己的流行期,并不会一成不变地为人们所青睐;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关战争的回忆逐渐无法激起餐桌上的热闹氛围,一些老生常谈已经使人厌倦,“恢复昔日感情的能力消失了”^②。“孩子们的年代取代了死者的时代。”^③二战、阿尔及利亚、戴高乐、密特朗、五月风暴……历史的一幕幕回忆逐渐枯竭。弗洛姆说:“它使个人得到发展,却又使人更加孤立无援;它增加了人的自由,却又创造了一种新的依赖……它使人越来越独立、自主,越富有批判精神,同时又使他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④(其中“它”指现代社会制度)《悠悠岁月》碎片拼贴的呈现方式不仅在形式上,更是在内容上传达出一种疏离感:那是一个不属于她的年代,她的心中对此产生的隔阂感源自她对历史的搁置感。她明白当下与过去的巨大鸿沟,于是产生一种无归属感和流离失所感,找不到自己在这个时代的位置。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重塑了社会的面貌,工业则铸就了个体的欲望轮廓,快节奏的社会变革同样是引发时代疏离感的重要因素。当世界迈入了消费主义时代,五彩纷呈的广告不断诱惑着人们向欲望妥协。埃尔诺观察到这种现象,并感受到一种难以融入的异样感,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让她不断地进行反思。“五月的一切理想都在转变为物品和消遣。”^⑤彩色电视的出现代替了黑白世界,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距离被拉近了。埃尔诺对于摄像机中出现的自己、录音机上听到的自己感到局促不安,她仿佛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但这一切使她感到不适。随着科技的发展,个体“担心自己在智能社会是‘失控的’‘无力的’”,这种矛盾引发的科技焦虑或回避心理是人生智慧经验和人工智能价值之间的博弈”^⑥。就埃尔诺而言,她努力适应新时代的一切,穿衣、阅读甚至表达情绪的方式都发生了跨时代改变,新时尚不断出现。搬到巴黎之后,她被强大的现代性包裹,但喧闹沸腾的巴黎缺乏现实性,这座城市仿佛大到没有边界,她带着旧生活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努力地适应巴黎的一切,她感觉自己漂浮在这巨大的空间里,身体与心理都找不到一个安放之处。这种大规模的繁忙生活使她感觉“滑进了一种沉闷的现状”^⑦,她带领家人一同感受那曾梦寐以求的地方,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那种从前本该有的强烈的欲望了。进入80年代,40岁的埃尔诺在家庭聚会的餐桌上接替了父母的家长角色,一切仪式仿佛都在重复从前的情景,让她产生一种虚幻的不现实感。这种时代位置的交接让她感叹:“我们属于所有的时代,却又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属于我们的年代不在这里。”^⑧数码技术的时代、计算机的时代和手机的时代,世界急速变化着,埃尔诺对新鲜事物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在笨拙地阅读说明书、学习使用计算机等各种新鲜产品时,她感觉自己被各种高科技束缚住了,深陷其中却不知所措。弗洛姆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日趋机械化的工业主义中,人变成一种物,其结果是,他们对生活满怀焦虑和冷漠……”^⑨。现代社会物质化对人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压迫,这种容易被人忽视的疏离状态被埃尔诺有选择、有节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且几乎未加评述,从而在故事与故事、故事与评述之间,留下许多显而易见的空白和空隙,这或许

①王薇:《美国“9·11”小说人物形象的历史文化阐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②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③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④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75页。

⑤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⑥伍麟,赵利娟:《数字健康素养与老年人焦虑的化解》,《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⑦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

⑧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

⑨Fromm, E. *The Heart of Man: Its Genius for Good and Evi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p. 2.

正是她有意为之的结果。伊瑟尔在阐释文本意义生成机制时写道,“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故事能够被完整地讲述出来,因而文本不时被空白和空隙所打断,而对空白和空隙的填补只能在阅读行为中进行”^①。埃尔诺在文本中运用碎片化的表现手法,如同电影拍摄中的蒙太奇一般,片段与片段之间看似互不相连,但可以通过激发读者想象力被巧妙地拼接在一起。通过这样的方式,埃尔诺与文本之间既相互关联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而她与文本之间、片段之间的距离则无形之中流露出她心中欲说还休且连绵不绝的疏离感。在这个时代,“个人迷失在巨大的城市里……他能活动,但独立感、意义感已不复存在”^②。对埃尔诺来说,这是她寄身的时代,而这个时代距离她又是那么遥不可及。在此,她虽然并未事无巨细地清楚说明自己的感受,但这种欲说还休的叙事方法恰好给了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力的自由空间。有道是:“作品在读者脑海中形成的虚拟空间越大、产生的隐藏话语越多,其文学性就越强。”^③根据埃尔诺看似无意给出的细节,读者可以在她没有任何修饰、近乎苍白的词句,感受到她与时代相疏离的无奈与失落。

结语

研究从碎片化书写出发,以自我疏离、家庭疏离和时代疏离维度为框架研究《悠悠岁月》中所蕴含的疏离现象,揭示出以埃尔诺为典型代表的一代阶层跨越者的内在感受与自身经历的内在关系。凭借自身努力从底层爬向中产阶级的埃尔诺,在历经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生活巨变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与自我、家庭乃至时代都产生了巨大的隔阂与疏离。实现阶层跨越后,埃尔诺原本稳定的精神世界因陌生的社会环境与自我角色的转变而不断动摇,生活的无意义感和无目标感使她与自我产生了疏离;家庭聚会作为一个重要线索完美展现了埃尔诺与家人间从身体到心灵的渐行渐远,她与家庭的疏离同时使她挣扎与困顿于两个社会阶层中间;同样地,埃尔诺被夹在过去与现在两个时代之间,模糊的站位与新兴的技术使她与时代疏离开来。研究从碎片书写切入发掘《悠悠岁月》中暗含的疏离现象,在丰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视角的同时将哲学、社会学与文学进行了跨学科的融合,以唤起普通受众和专业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疏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彰显对人类整体精神发展的深度关切与人文关怀。

Alienation Narrative of Annie Ernaux's *Les Années*

WANG Yuqing & LIN Zhixi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Annie Ernaux's *Les Années* employs a fragmented writing strategy to piece together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post World War II France, presenting the everyday fragments and life dilemmas of ordinary individual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The novel reveals the complex psychological journey of those who traverse social classes, examining the themes of alienation and estrangement that permeate the text and alludes to the inescapable self-alienation, familial estrangement, and temporal alienation of contemporary individuals face.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of alienation expands the interpretive space of *Les Années*, uncovers its aesthetic value and reveals the subtle social reflections within the work and the author's profound humanistic concern.

Key words: Annie Ernaux; *Les Années*; Alienation narrative; postmodernist

(责任校对 葛丽萍)

①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谷婷婷、潘玉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②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94页。

③冯涛,顾明栋:《读者审美心理与文学虚拟空间的建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